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炎徼紀聞 序

餘承乏管藩臬者十餘年，而宦履所經，半涉炎徼。炎徼之政，少催科獄訟之擾。其卒然隳突驚心駭目者多夷情，而夷情之尤掣肘者，在乎土酋獷悍，抗敗王略，效尤習惡，逆節比起，法令格闕而不行。駸駸乎尾大不掉之患，雖欲羈靡，漸不可得以治理。論之中原易，而遠方難。近之可憂，未若遠之可憂也。故先王慎擇遠方之吏。若谷永守鬱林，而烏訥內屬；李靖撫嶺南，而遠夷悅服。若我朝沐黔寧王鎮雲南，而滇酋按堵；黃忠宣公安南，而交人不忍遽叛，皆由此選也。今之仕者，樂中原而厭遠方，一閱除書有遠方之命，既索然沮喪，無復用世之志。秉鈞者因而循之遠方之吏，半出遷謫之科，不然則樸儒無援者也。夫遷謫者，抱憤躁之懷；樸儒者，無統御之略，措鈍器於盤錯之交，難乎其解矣。譬諸一身，中原心腹也，遠方四肢也。四肢有疾，而委之庸醫，善攝生者固如是乎？故遠方之吏，非廉不足以彰威，非信不足以立約，非才識不足以排難解紛，非久任不足以諳土俗練兵機也。自餘涉炎徼，而所聞若干事，皆起於撫綏闕狀，賞罰無章。不肖者以墨守敗績，賢者以避嫌徼名，二者殊轍而同敝，卒致干戈相尋，蔓然荼毒，下竭生民之膏血，上貽廷議之軫憂，良可歎也。間述所聞，著為此書，凡一十四篇。大方伯希齋陳公見而喜之曰：「其事核，其言詳，不虛美，不隱惡是可梓而行也。」且再三強餘序諸首簡，以宣著作之本指。夫公之有取於是書者，豈直以文字之華哉！無乃以其有關於政紀也。況公行有節鉞之賜，萬一開府南陲，展是書而覽之，則鑒昔慎今之餘，或少裨於幕議云耳。是為序。

嘉靖三十九年夏五月